



长山列岛战役中，救护队用担架抬着药品器材奋力登岛，岸上搭起帐篷当临时医院和手术室，我军仅用一天就解放了长山列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粘文焕进青岛医科学学校进修，两年后再次跟着李书新工作，一次手术中，粘文焕发现了自己的不足，苦练手术基本功。



进修两年后师部当医生

顶着敌舰炮火攻击 抬药品器材奋力登岛

1949年8月11日晚7时，指挥部一声令下，参战各部队分别在蓬莱的刘家旺、栾家口和解宋营沿海一线的渔港登船，向长山列岛进发。这时，聚集在刘家旺海滩上欢送我们的群众和我们一起高呼口号：“登上长山岛，解放全山东！”“坚决消灭敌人，解放长山列岛！”一时千帆竞发，浩浩荡荡。

夜色越来越黑，东南风夹着蒙蒙细雨，海面波浪不大，航行非常顺利。大家暗暗地高兴，这样的天气，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时机。12日凌晨3时，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这是我军开始登陆的信号。接着，我军设置在蓬莱沿海的炮阵地群炮轰鸣，炮弹呼啸着飞向长山岛的敌人阵地。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，主攻部队的战士纵身跳下木船，在齐腰深的水中勇猛前进，迅速抢滩，向敌人冲去。刹那间，枪声大作，喊杀震天。随着前方国民党残军的溃败，我抢滩部队歼灭了滩头守敌后迅速向敌纵深推进。后续部队和我们前线救护卫生队的船马上也要靠岸了，这时，天已蒙蒙亮。敌人的海军舰艇匆匆赶来，展开战斗队形向我船队猛扑过来。我军炮群也以密集的炮火对敌舰进行拦阻射击。顿时，海面上弹雨纷飞，炮声震耳。

“前方的伤员已经下来了，带好医疗装备，跳船，走！”于指导员大声说。我们随后也跳进齐腰深的海水里，我和李军医、小周等几个男卫生员用担架抬着救护药品和器材，小张等女卫生员背着急救包，在枪炮声里，全力向海滩行进。忽然，敌舰的

一发炮弹在近处爆炸，击起冲天水柱，气浪推得我们一个趔趄，还好我们稳住了担架，没有翻。走在我身边的女卫生员小张却一下子扑在我的肩膀上。“小张你怎么了？”她没有回答。我感到血从她的头上流出来，一直流到我的脸上、肩上。她摸索着取下身上的急救包，奋力挂在我的肩上，然后便无声地沉下去。“小张！小张！”于指导员冲过来，李军医帮着把小张背起，艰难地向海滩继续前进。我军夺岛部队的山炮开始封锁海面，炮弹准确地砸向敌舰，中弹的敌舰冒着黑烟向远处溃逃。我们迅速在岸上搭起帐篷作临时医院和手术室，争分夺秒地抢救伤员。在我英勇的解放军的攻击下，敌人兵败如山倒，我军仅用一天即解放南部诸岛，溃败到北部岛屿的残敌胆战心惊，弃岛逃跑。至此，长山列岛全部解放。年仅19岁的小张、石岛渔民的女儿、优秀的卫生员和许多烈士一起，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得知小张牺牲的噩耗后，刘大娘拉起女儿迟惠文的手，放在于指导员的手里：“让孩子参军吧，参加解放军。”于指导员用手抹去迟惠文的眼泪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迟惠文同志，欢迎你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胶东警备旅野战医院第一卫生大队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！”

在嘹亮的军歌声中，我们挥手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。

长山列岛战役结束后，我们警备旅驻防青岛。于红霞指导员等一些骨干随大部队南下工作了。



1949年迟惠文(前排右二)和战友们



《新民报》刊登的长山列岛解放消息。(资料图片)

医科学学校进修归来 一次手术暴露短板

新中国成立了，我有幸进入青岛医科学学校进修。两年后，警备旅改称步兵A师，我基本完成学业回师部医院，直接去找创伤外科主任报到，就是李军医。

报到时迟惠文突然冒出来，给了我一个惊喜，大家再次欢聚。主任李书新正在安排明天的胃部切除手术，他主刀，让我做助手，并“隆重”介绍这次手术的器械护士迟惠文。迟惠文一扬小脸，一副神气又调皮的样子。但接下来的手术，却让我对她刮目相看了。

无影灯下，我站在李主任身边认真观摩着。但口罩里却是我发烫的脸。刚才李主任打开切口后，我配合他用止血钳向相反方向牵拉使切口充分暴露，便于手术操作。手术进行中

有血管忽然破裂，迟惠文迅速把相应的止血钳递进我手里，而我却两次都没能准确夹住出血点，还是李主任腾出手来及时止住，然后用线漂亮地结扎止血。整个手术过程中，李主任和迟惠文配合默契。李主任一伸手，迟惠文即把相应的手术器械轻拍进他心里，如同音乐一般流畅。李主任顺利完成了手术，缝合漂亮。他脱下隔离衣，头上全是汗，一边洗手一边和我说：“这个病人你具体负责吧，术后多观察，按我的医嘱进行康复治疗，让迟护士配合你做护理工作。手术的基本技能你得尽快提高，这不是什么难点，是外科手术医生必备的，平常多练习，在实践中学习。做一名好医生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责任心。”

战友鼓励安慰 勤练习进步很快

“咋吃这么少呀？粘军医。”“不饿。”我显得无精打采。在食堂吃晚饭时，迟惠文端着饭碗笑嘻嘻地过来坐在我对面，我以为这不饶人的嘴是来笑话我的。

“别往心里去，刚开始都这样。李主任对你够好，我都被他训哭过。那会儿我们刚培训完回来，李主任要求尽快熟悉手术流程器械，我也是没上心，手术时不是递得慢，就是递错。那次李主任把我递错的手术钳子扔进盘子里说：‘出去。’好几个医生、护士在场呢，羞死我了。不过李主任说的对，医护经验可以慢慢积累，但对工作、对病人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心。”迟惠文说完，把她的一个馒头放在我碗里。“我吃饱了，你多吃点。先走了。”“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（写），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（夜）。”迟惠文一边走，

一边用她那口胶东话唱着歌颂刘胡兰的歌。当兵两年多，这小妮子成熟了不少，她总是快乐得像只小鸟。

接受胃部切除手术的是一位抗战时期的老战士，一位炊事班长。长期的革命战争物资匮乏，为了同志们能吃口热饭，自己常常饥一顿、饱一顿，老胃病多年了。术后恢复得很好，有迟惠文护理他肯定好得更快，病房里常常听到他们的笑声。同时，我在宿舍里系了一条细麻绳，用各种手术止血钳子快速准确地夹住它，练习血管止血。用丝线练习快速打结等手术基本功，手上勒出了血口子。

“啥时练的，行啊你，李主任都夸你呢。”手术后，迟惠文调皮地拍着我的肩膀说。“向你学习。”我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进步的确很快。这时，步兵A师已组建为炮兵B师，调往潍县驻防。